

31 天忽视被爱

妈妈在卧室收拾行李的时候，我倚在门框上看她。

她把长袖衬衫和短袖 T 恤一件件铺在行李箱里，边边角角折得平平整整，一丝不苟。

自从几年前爸爸走后，妈妈就很少出差。她每天有规律地上班下班，买菜做饭，把我调养得结结实实。事实上我所在的学校是一所民办寄宿制初中，大部分同学都住校。升入初三，妈妈在学校附近租了两室一厅的公寓房，让我住了出来，为的是把我照顾得更好。

因此，我夜宵比住校的同学吃得好，睡觉的床比他们大一倍，睡梦中呼吸的空气比他们新鲜 6 倍。

妈妈这么费心费力照顾我，我当然不忍辜负她，把心思都放在学习上，成绩在班上算是拔尖的。

然而这次，她居然要去很远的地方，去很长的时间。

“你带这么多衣服干什么？要到夏天才回来吗？”我问。

“可能吧。”妈妈转过脸对我笑，“不过我会尽早回

来。”

“可是我快要中考了。这趟差你非出不可吗？”

我不等她接话，甩甩胳膊回到自己房间，趴在书桌上生气。

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妈妈，儿子快要中考了，她居然有心思跑到几千里外的地方出差，一走就要一个多月。

要是爸爸在就好了。他总是把我的事情放在第一位，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二位。

咳。

“聪聪，妈妈知道你要中考了。”

我用眼角的余光瞥见妈妈在我床沿上坐下。

“但是，中考是你自己的事情，要靠你自己努力。妈妈有妈妈的事情，这次公司安排我去总公司参与新产品研发，是对我的信任，也是我事业发展中的一次机遇，我怎么能轻易放弃呢？”

我扭扭屁股别过头去，给她一个倔强的后脑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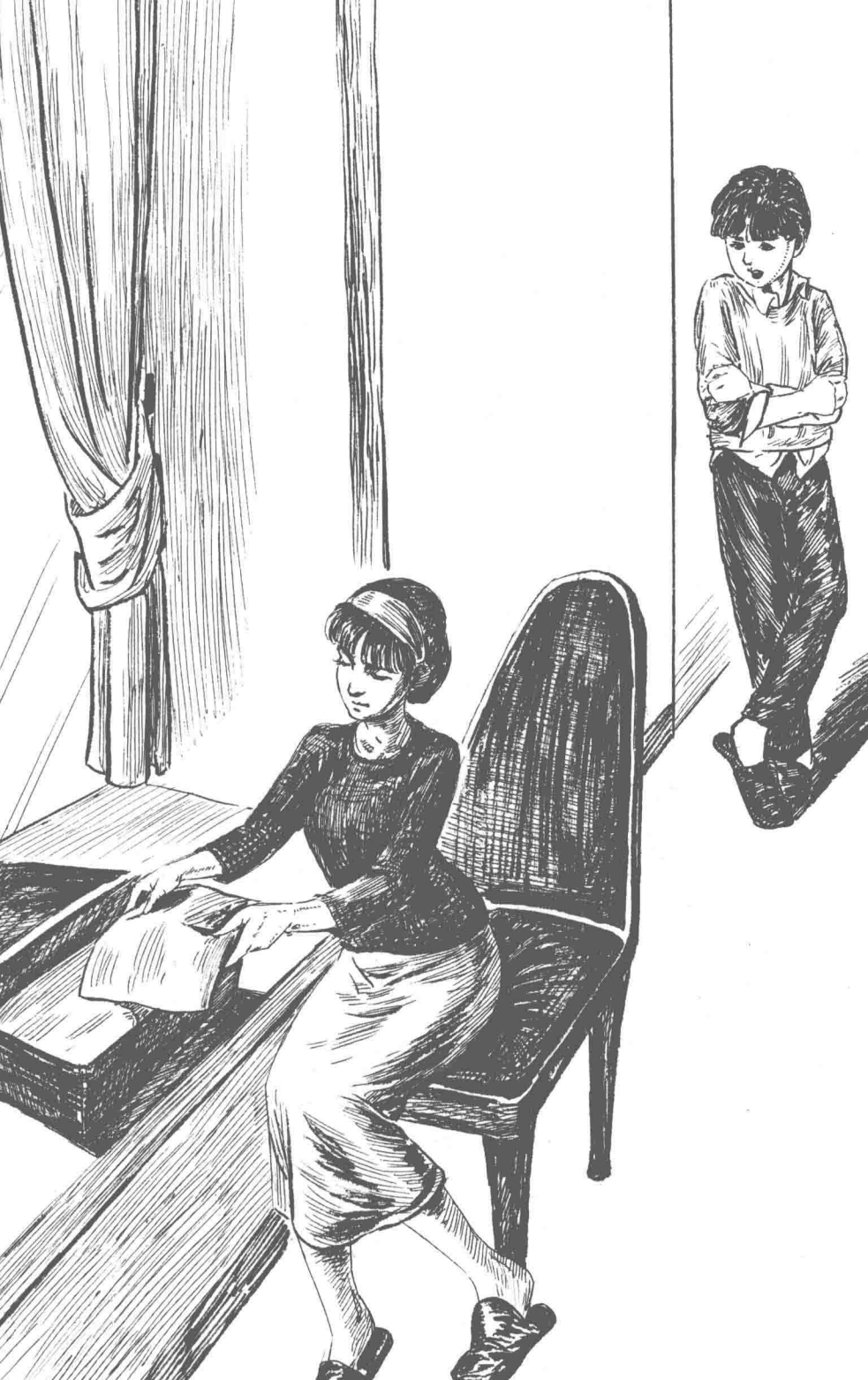
“妈妈不在的日子里，姨妈每天晚上会来陪你，给你做夜宵，帮你洗衣服和打扫卫生，你的生活不会受影响的。姨妈也非常爱你，会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疼……”

妈妈絮絮叨叨了半天。

我钻到被窝里睡了。

星期天早上，妈妈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，提着大包小包出门了。

我没有送她，而是躲在书房的窗帘后面看她从楼道口



走出来，上了一辆枣红色的出租车。

车门“砰”地关起来的时候，电话铃响了。

我懒懒地瞟一眼话机显示屏，是姨妈。

“聪聪，你好吗？等会儿姨妈就过来陪你，你想吃什么？”

我揉揉鼻头：“随便。”

“你想吃冰激凌？那不行，会拉肚子的。你要是拉肚子，学习就会受影响。要是学习受了影响，考重点高中的把握就不大了。如果考不上重点高中，怎么考得上重点大学？进不了重点大学，找工作就困难重重……”

天！我才说了两个字，她就啰嗦三分钟。接下去怎么相处？我还不被她唠叨得耳朵生茧？

为什么我周围的女的，都那么爱说话？妈妈、姨妈、米班长、语文老师、英语老师……无一例外。

搁下电话，我没心思复习功课，跑去开电视机。

电视屏幕上一对母子正深情拥抱，流动字母写着“祝愿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……”。

我恍然大悟今天是母亲节，犹豫着要不要给妈妈打个电话，说声“母亲节快乐”，但转念一想，她正开开心心忙着换登机牌等着上飞机呢。算了。

一个人在家也好，想看电视就看电视，想吃零食就吃零食，想发呆就发呆，想蹲在马桶上唱歌、想把脚搁在茶几上、想和同学打聊天电话……都可以。

这么想着，我感到一丝安慰。

我捞起遥控器想把电视机音量调得大一些，却摸到遥控器背面粘着什么，翻转过来，发现是一张即时贴：聪聪，备考期间，请远离电视。

我嘘口气，想笑又想哭。

你自个儿跑去坐飞机、住宾馆，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，还想遥控指挥我？

才不管呢！

我把音量调得很大，和尚打坐般窝在沙发里，一边欣赏演唱会一边啃牛肉、喝可乐。

这种大块头的袋装五香牛肉非常好吃，平时妈妈不允许我把它当零食吃，她总是把它切成薄薄的一片片，整整齐齐地码放在盘子里，要我把它当菜吃。

可是我觉得，当菜吃的味道不如抓在手上当零食吃的味道好。

吃饱喝足了，我在吵闹的歌声里睡过去。

这些天复习功课睡得有点晚，睡眠不足。

我醒来的时候，是鼻子首先醒来，熟悉的鱼汤味儿挠得我鼻孔发痒；于是我的眼睛醒来，看见自己斜躺在沙发上，身上覆盖着软软的薄被；紧接着我的耳朵醒来，听见厨房里油烟机温柔地轰鸣；我的嘴巴跟着醒来——姨妈你什么时候来的？

她听不见。厨房门是关着的。

我的身体不得不醒来，吱溜滑进厨房——姨妈正系着围裙围着灶台转，锅里翻腾着乳白色的鱼汤。

“聪聪醒了？要我说你什么好？你要中考了知道不知道？居然有心思看电视，还把音量开那么大。更要命的是，你居然睡着了。要是着凉感冒了耽误考试怎么办……”

“又是鲫鱼汤。”我打断姨妈的长篇大论，“我每天喝妈妈做的鲫鱼汤，喝得怕天怕地了。拜托姨妈，可不可以给我做一回酸菜鱼？”

“酸菜鱼？”姨妈望着我，“酸菜鱼的营养价值怎么能比过鲫鱼汤？你现在需要的是营养，有了足够的营养，才有充沛的精力复习迎考……”

我撇撇嘴撤出厨房。

太阳落山后，我回到了学校，和往常一样参加晚自习。

同学们陆陆续续进来，有轻微的谈话声，还有文静的走路声。每个人每一刻都记着，快要中考了。中考像一块巨石，压在教室的屋顶上，压在每个人的心上。

阿凯进来的时候，肩膀晃动得厉害，嘴巴夸张地嚼着什么。

没等他坐下，米班长流水一般冲过来：“喂喂喂，晚自习不可以嚼口香糖，快吐出来……”

阿凯在我身边一屁股坐下，抬腕看看表，抬眉对米班长说：“离晚自习的铃音还有大约45秒。”

“我要你现在就吐出来。”米班长一本正经道。

教室里的目光刷刷刷扫过来，汇聚在阿凯薄薄的嘴唇

皮上。

“吐哪儿呢？”阿凯坏坏地笑，“米班长，要不，麻烦你把手掌摊开。”

“呵呵哈……”全班一阵哄笑。

米班长气得跳脚：“张凯，你等着，我找左老师去！”

话音刚落，上课铃音响了，“曹操”到了，并且径直朝这边走过来。

米班长要紧嚷嚷：“左老师啊，张凯吃口香糖，说了都不听……”

张凯歪歪嘴巴，闭上，冲左老师傻笑。

左老师从口袋里取出一包纸巾，细长的手指从里面抽出一张，递给张凯：“吐了。下不为例。”

她是著名的惜字如金的老师，上我们数学课的时候，话也不多。但是，我们都很喜欢听她上课。在今天的校园，很难找到像她这样说话言简意赅的老师。

张凯并没接过纸巾，而是张大嘴巴给左老师看，还把舌头伸出来卷进去，完了咽着口水说：“我压根儿就没吃口香糖。”

“我明明看见你嘴巴一直在动。”米班长很不服气，“一定是咽下去了。”

“我没事儿就喜欢动动嘴巴，你怎么可以看见我动嘴巴，就断定我嚼口香糖？”

“……”米班长气得胸脯发颤，“左老师……”

左老师笑笑，拍拍米班长的肩膀：“回座位吧。”



米班长在众人嬉笑的目光里回到自己的座位，眼光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找阿凯的嘴唇看。

“你刚刚真没嚼口香糖？”我好奇极了。

“嚼了。”

“咽进去了？口香糖不可以咽进去。”

“出手快一点，苦头少一点。”阿凯摊开自己的手掌，一团黑黄色的小东西粘在掌心里。

我不得不佩服他的速度。

“嘿，下课后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。”阿凯揉捏着口香糖小声对我说。

“你想逃睡？”我瞪圆眼睛，“你不怕宿舍管理员逮你去见校长？”

在我看来，晚自习后逃出去玩儿是罪该万死的。

“我已经住出去了，租房里只有我奶奶照顾我，她除了做家务，别的什么都不管。”阿凯两眼放光，“你妈妈不是出差了吗？难得这么自由，不跟我去玩儿多可惜。”

“可是我姨妈住我家呢。”我说。

“她知道你几点下课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你跟她讲，临近中考，从今天开始晚自习延长一小时。”阿凯脑筋转得很快。

“啊？”

“没问题的。”阿凯从裤兜里摸出三枚硬币，“老板我熟，这点钱咱俩能玩儿一个小时。《成吉思汗》和《永

恒之塔》都超好玩儿……”

我没心思做功课了，感觉自己心跳得厉害，浑身血脉膨胀，额头沁出汗来……

“明天……吧。”我抹抹额头，“明天再说。”

“那好。说好了明天去哦。”阿凯说，“不能反悔。”

下课回到家，姨妈笑咪咪地给我端来鲫鱼汤。

我犹豫再三，鼓起勇气向她撒谎，说从明天开始，晚自习延长一小时。

我说这话的时候脸一定红极了。善良的姨妈没有怀疑我。

在所有人的印象里，我是个不说谎、没有不良爱好的乖孩子。

然而这次，我终于允许自己出轨了。

我于是期待明天赶快到。

老天可以作证，这是我第一次，下了百分之八十九的决心，在非正常时间段，和一个非优生，去赴一段神秘的网约。此前阿凯好几次邀我去玩儿，我都没有去，这次居然选择在黑夜行动，实在是太令人激动了。

然而，我的身体里有百分之十一的反对声，这些反对声还把妈妈的名字搬出来唬我，刺得我头皮有些发麻。但是，百分之八十九战胜了百分之十一，我挺起胸膛，百分百地让自己豁出去。

昏黄的网吧里异常安静，每个人都神情专注地享受属于自己的刺激。



阿凯玩儿《成吉思汗》给我看，一边还啰啰嗦嗦地讲解。我发现他的精神比任何一堂课都好，整个人神采飞扬，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。

我的悟性当然不在阿凯之下，进去就会玩儿了，弄得阿凯张大嘴巴：“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玩得比我还酷？”

我说：“高智商的人，做什么都胜人一筹。”

“那今天咱俩就好好比比，究竟谁的智商更高。”

我整个儿身心毫无保留地投进游戏里，绚丽的画面、热闹的音乐、紧张的节奏令我心潮澎湃。尽管我偶尔玩儿过电脑游戏，但那都是被阿凯称为小儿科的小把戏，这一刻我才发现，原来我的周围存在着一个多么神奇、多么美妙、多么引人入胜的游戏世界，这个世界将我深深吸引，让我自由驰骋，烦恼、孤独、彷徨……统统淹没。

我和它有相见恨晚的感觉。

我兴高采烈地被俘虏了。

整个一星期，我每晚重复着相同的刺激，感受着放纵后的欢愉和充实。当然也会有淡淡的失落。那个遥远的百分之十一，再没跳出来阻挠我。

一个星期，妈妈没往家里打一个电话。

姨妈对我的网游毫无察觉，她一心扑在鲫鱼汤上，完全不顾我已经作呕的表情。

我忍不住了：“姨妈，求求你给我做一回酸菜鱼吧，

哪怕只放二分之一袋的酸菜。”

“不行。酸菜鱼没有营养，鲫鱼汤才有营养……”

“那就放三分之一。”我退让道。

“十分之一也不行。你好好喝你的鲫鱼汤，中考完了我再给你做酸菜鱼，到时候把你的牙齿酸倒……”

我重重叹口气，去看被冷落很久的电话机。

“妈妈一出差就忘了自己有个儿子。”

“不会不会。”姨妈安慰我，“一定是太忙了。过两天她空了，一准儿给你打电话。”

“她忙得连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？美国总统还有时间给儿子打电话呢！”

“你妈妈比总统忙多了。总统有那么多助手，你妈妈没有。”姨妈说，“你呀，好好儿读书，将来也做个大领导，事情都让助手干，你自己不就有空经常给家里打电话了？”

我把耳朵闭起来。

妈妈的忽视，姨妈的唠叨，中考的逼近，让我产生一种非逃避不可的压力。我在网游中减压，很快变成了另一个聪聪。

甚至为了讨钱进网吧，我跟姨妈撒谎说学校要交这样那样的费。

一晃到了6月，天气逐渐转热，中午时候更是能热出满背的汗来。

午休后，米班长过来敲我的课桌，神秘兮兮地说：

“陈聪，左老师有请。”

“快去快去，左老师请喝下午茶哩。”阿凯推我胳膊。

我问米班长：“会是什么事啊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？但愿不是什么坏事吧。”她耸耸肩膀，“不过陈聪，你最近表现有些反常哦，好像心事重重，好像很兴奋，又好像很累。”

我的脸一阵发烫：“快中考了嘛。”

说完站起身走出教室。

下午第一节课是左老师的数学课，她应该不会耽误上课，所以找我不会有多么复杂的事情。然而我的内心相当担忧。毕竟，我有了不可告人的秘密。

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，里面只有左老师一个人。

“陈聪，看。”左老师把我新做的试卷摊开来，“犯的都是低级错误。”

我低下头去看。

可不是嘛，都是计算错误，不是运算符号搬错了，就是运算公式张冠李戴了。

“你的成绩一向拔尖，考重点高中胜算很大，但最近几次测试，突然冒出不少小错误。你可不能因为这些小错误而带来遗憾啊。”左老师柔声细语地说。

我抓抓头发，点点头。

“越是临近考试，越是要保持平和的心态，不能紧张，知道吗？”

“嗯。”我象征性地点头。

走出办公室，我心里七上八下的，非常担心左老师看出了些什么。她要是知道我晚自习结束后跑去玩儿游戏，非打电话给我妈妈不可。我妈妈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痛痛快快地把我教训一番，然后让姨妈把我看得比坐牢还牢。

到时候，我的网游只能中止。

后果不堪设想。

幸亏左老师什么都不知道。

晚上我对阿凯说：“我们今天别去了吧。”

其实我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并不坚定。

“为什么不去？”阿凯把脑袋支到我肩膀上，“兄弟，你妈妈要是出差回来，你还有得玩儿吗？再说，咱们机子都订好了，那可是全吧里最新的机子哟。”

“我觉得这几天脑子有点儿乱。”我说。

“所以就更应该去散散心嘛，消除紧张的情绪。”阿凯充分鼓动我，“你要是回去早了，你姨妈会觉得奇怪的。”

这倒也是。

我的意志根本就不够坚定。这么着，就继续玩下去咯。

教室里的考味儿越来越浓，公告栏的倒计时牌上，挂着一个醒目的“9”字。

女生们忙着找人写同学录。

米班长跑过来找我：“给写几句吧。”

我抬眼翻她那些花花绿绿的纸。

“别看别看。”米班长急了，摊开空白的一页，“你写你的。”

“我不写。”我潇洒地把手一挥，“没什么好写的。”

“怎么会没什么好写的呢？我们同窗三年，三年啦！”

“还没满。”我调侃道，“等满了整三年，你再请我写吧。”

“你怎么这样！”米班长气呼呼很没面子地走开。

阿凯竖过来一只大拇指：“对待女生就要这么酷。”

我耸耸肩膀。

在这之前，我对米班长是唯命是从的。

晚自习快结束的时候，左老师进来了。

她走到我身边，轻声说：“结束后来一下我办公室。”

没等我说什么，她轻轻飘走了。

“什么事嘛。”我自言自语。

“能有什么天大的事儿？”阿凯抓抓我的胳膊，“我在老地方等你，你麻利点儿。”

我踩着下课铃音去找左老师，心里跟做贼似的。

“陈聪，我遇到麻烦事儿了。”她对我说。

“哦？”我有些紧张，“什么麻烦？”

“再过几天就要中考了。”左老师皱皱眉头，“你是知道的，咱们班李明月的数学是拐子科。有了拐子科，中考总分势必大受影响。过去的一个星期，我每天晚自习结束后帮助他复习半个小时功课，可是从明天开始，我没空了。我男朋友病了，我得照顾他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请你代替我帮助李明月复习数学，好吗？”左老师神情专注地望着我，“你是班上公认的数学尖子，是大伙儿学习的榜样。”

“我？我……”我的嘴巴张张合合说不出话。

“我知道，占据你晚上休息的时间，对你是不公平的，但是，我没有别的办法。况且，李明月真的很需要帮助。”

左老师看我犹豫，补充道：“实在不行，那就算了吧。”

我抓抓头发：“我得跟妈妈商量商量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左老师笑笑。

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太急，撞到了人。一看，是李明月。

他抱着数学练习册，对我傻傻一笑。

我头一歪，走了。

外面下起了小雨，丝丝飘在胳膊上，冷飕飕的。

我冲进“老地方”的时候，阿凯已经玩得面颊通红，仿佛喝醉了酒。

“怎么到现在？”他看都没看我，“左老师找你什么事儿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我熟练地进入游戏程序。

可是我专注不起来，感觉心里堵得慌。答应左老师



吧，就没时间出来玩儿了；不答应吧，好像说不过去。

“哎呀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差劲？”阿凯把脑袋伸过来看我的屏幕，“加油！”

我叹口气，把心事暂时忘记，钻进新鲜刺激的游戏里。

回到家，姨妈照例端上来鲫鱼汤。

我抹抹嘴巴：“可不可以不喝？”

“不可以。”姨妈立场坚定。

“多喝汤夜里要起来小便的！”我说，“影响睡眠。”

“什么？你夜里起来小便？”姨妈吓坏了，“你才喝这么一小碗汤，夜里就起来小便？小小年纪，怎么会尿频？天呐，难道是你的肾脏出了问题……”

我“咕噜咕噜”把汤灌进嘴巴，对姨妈说：“骗你啦。睡去了。”

姨妈这才松了口气。

“对了，你妈妈刚才来电话了。”

“啊？”我吓一跳，“她说什么？说什么？”

“她算好时间打过来的，没想到你还没到家。”姨妈说，“我跟她说了，你现在晚自习延长一小时，让她过一会儿打过来。”

没等我思考什么，电话铃响了。

我硬着头皮抓起话筒：“妈妈。”

“谁是你妈妈？阿聪，你拿我的白金刚了吗？”

是阿凯。

“你丢了手表？什么时候？在哪儿？”

“糟透了。我刚刚玩儿的时候把它摘下来搁桌子上的，走的时候忘了拿。”阿凯飞快地说，“你知道不知道我的白金价值100美元？我不可以失去它！”

“那你去网吧找一下吧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。”

刚放下，电话又响了。

“你烦不烦啊？丢了就去找呗。不就是一只旧手表吗？”我絮絮叨叨。

“聪聪。”

天！是妈妈。

“噢——妈妈。”我吐吐舌头。

“怎么啦聪聪？发生了什么事？谁丢了手表？”妈妈的语气好温和，完全不像在家时那样严厉。

“没什么没什么，没我的事儿。”我说，“我好着呢。”

“没什么就好。妈妈也好着呢。嗯，妈妈好想你。有没有什么话跟妈妈说？”

“没，没有。我还有一道化学难题没钻研透。”我打个呵欠编瞎话，怕被妈妈问出破绽，赶紧说，“我挂了。”

“别睡得太晚。”妈妈说，“妈妈不在身边，你要对自己负责，严肃认真地管着自己，听见没？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我倒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杂七杂八的问题挺多。要不要答应左老师给李明月复习功课呢？阿凯